

名人 MINGERENYUMUAI 母爱

中央文献出版社

K820.7

7

名人与母爱

主 编 李庆田

副主编 刘 晴

郑明丽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2002·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人与母爱/李庆田主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8

ISBN 7 - 5073 - 1212 - 7

I. 名… II. 李… III. 名人 - 生平事迹 - 中国 -
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8355 号

名人与母爱

主 编/李庆田
副 主 编/刘 晴 郑明丽
责任编辑/李庆田
封面设计/张 戈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销热线/63097018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友谊印刷经营公司

850 × 1168mm 32 开 8.5 印张 191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 - 5073 - 1212 - 7/K·582 定价: 1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祭母文	毛泽东 (1)
回忆我的母亲	朱 德 (4)
母亲爱我，我也爱她	郭沫若 (9)
我的母亲	老 舍 (12)
我的母亲	夏 衍 (18)
我的母亲	邹韬奋 (27)
我的妈妈是一个弃婴	黄药眠 (33)
祖母的爱心	张劲夫 (40)

一 洵慈容

——毛泽东与他的母亲文七妹	张 民 (65)
周恩来与他的母亲	曹应旺 (89)
刘少奇和他的母亲鲁氏	张文和 (99)
“中国母亲的典范”	

——朱德与他的母亲	刘学民 (106)
儿行千里母担忧	

——任弼时与母亲朱宜	蔡庆新 (116)
邓小平与他的两位母亲	王 宁 (132)
宋庆龄和她的母亲	史 梅 (140)

名人与母爱

- 李先念和他的母亲 彭希林 (146)
- 刘伯承和他的母亲周寅香 陈 文 (159)
- 看似寡情却多情
- 陈毅和他的母亲黄培善 罗英才 (164)
- 徐向前和他的母亲赵金盞 天 乐 (169)
- 聂荣臻与他的母亲唐雨衫 邹 文 (174)
- “阿姆生我最艰难”
- 叶剑英和他的母亲陈秀云 范 硕 (181)
- 邓颖超和她的母亲杨振德 萧心力 (190)
- 许世友和他的母亲 温子春 胡忠红 (207)
- 陈锡联和他的母亲 熊廷华 (222)
- 梦里依稀慈母泪
- 陈丕显和他的母亲 陈杭芹 (231)
- 阿娘是苦过的
- 鲁迅的母亲鲁瑞 艾 菲 (236)
- 老舍心中的母亲 祥 子 (242)
- 茅盾的母亲陈爱珠 止 一 (248)
- “火凤凰”丁玲和她的母亲 乔 地 (255)
- 母爱是一部书
- 冰心和她的母亲杨福慈 蒲 鹰 (263)

祭 母 文^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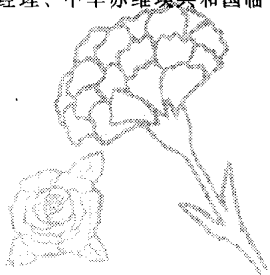
(一九一九年十月八日)

毛 泽 东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
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②。
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
摧折作磨，因此遭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
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① 毛泽东的母亲于一九一九年农历八月十二日（即公历10月5日）病逝。本文系毛泽东闻耗从长沙回家奔丧期间所写。

② 东民覃，指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毛泽民（1896—1943），字咏莲，又作润莲。毛泽东之弟。1921年春参加革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经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和陈潭秋等在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民政厅长。后被盛世才杀害于乌鲁木齐。毛泽覃（1905—1935），毛泽东之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过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武装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中央军区独立师长等职。后在战斗中牺牲。



名人与母爱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
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
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
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
五德萃萃，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
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
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
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
病时携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
小大亲疏，均待报贄。

名人与母爱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
必秉恫忧，则效不违。
至于所恨，必补遗缺。
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
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
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
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
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莫，尽此一觞。
后有音陈，与日俱长。
尚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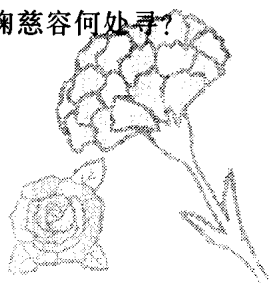
又 灵 联

(一)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二)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回忆我的母亲

朱 德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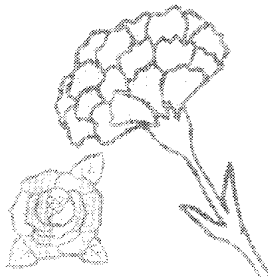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

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1900）前



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1895）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1908）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名人与母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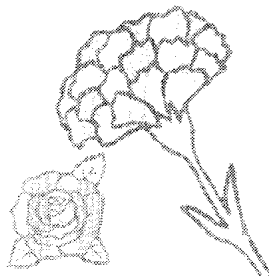
从宣统元年（1909）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1919）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去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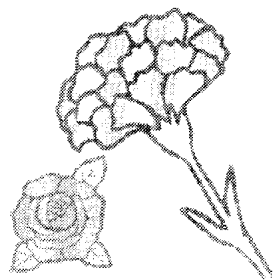


名人与母爱

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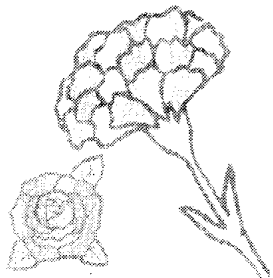
母亲爱我，我也爱她

郭沫若

在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就到现在虽然有十几年不曾看见过她，不知道她现在是生死存亡，但我在梦里是时常要和她见面的。她的一生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受难的历史。

我的母亲是一个零落了的官家的女儿，所以她一点也没有沾染着什么习气。她在 15 岁也就嫁到我们家里来了。论起阀阅来，我们和杜家当然不能算是门当户对。我们是两个麻布袋起家的客籍人，一直到我们祖父的一代才出了一个秀才。这和州官大老爷的门第比较起来当然要算是高攀了。不过我母亲是庶出，州官又是死了的州官，死了的老虎不吃人，所以州官的女儿也就可以下嫁到我们家里了。

家里虽然成了一个中等地主，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母亲还背着小我 3 岁的弟弟亲自洗他的尿布。由我以上的二兄二姐的鞠育，不消说都是我们母亲一人一手的工作了。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母亲初来的时候，听说所过的生活完全和女工一样，洗衣、浆裳、



名人与母爱

扫地、煮饭是由妯娌三人（那时我们的九叔还小）轮流担任。一手要盘缠，一手还要服务家庭、令人倍感着贫穷人的一生只是在做奴隶。

和父亲的风貌正成反照的是我的母亲。母亲给我的印象是开明的、乐观的：她有一个白皙的三角形面孔，前头部非常的发达，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和她的面孔很相近。

母亲的资质很聪明，她幼时就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儿，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有一首是：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到地一无声。

这是一首唐诗，我始终能够记忆的，但我总没有机会去考查这诗的作者和题名。——其实这并不是好稀罕的诗，是很容易考查的。

母亲手很巧，很会绣花。她总是自画自绣。乡里人很夸赞她。但她画的荷花上，荷叶是在荷花梗上生枝。我们后来笑她，她说：“我是全凭一个人想出来的，哪比你们有什么画谱、画帖呢！”

母亲的性格当然也是自负心很强的。

我母亲教我念诗，这是很有趣味的一种游戏，最有挑拨性的是那首《翩翩少年郎》的诗句：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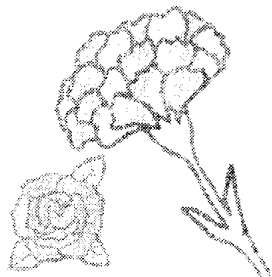
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那在发蒙以后怕已经有一两年了，先生是爱用细竹打人的

时候。小小的一个头脑打得一头都是包块，晚上睡的时候痛得不能就枕，便只好暗哭。母亲可怜起来，她寻出了一顶硬壳的旧帽子给我，里面是有四个毡耳的。

这顶帽子便是一个抵御刑具的“铁盔”了。先生打起来只是震空价的响，头皮一点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争起这顶帽子来。有一天在进学堂的途中他给我抢去了，我便号啕痛哭起来。这使先生发觉了那个秘密，他以后打我的脑壳时，要揭去帽子再打了。

就这样又打得一头都是包块，晚上又不能就起枕来。我们母亲这回也没有办法了。



我的母亲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做木匠的，做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做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儿，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60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3个哥哥，4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41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